

# 浅析拉美经济形势及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张勇

**摘要：**2015~2016年拉美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经济增长动力衰竭，贸易条件恶化，“双赤字”和“双风险”明显，劳动力市场欠佳，宏观政策操作难度加大。其原因在于外部环境不利和内部结构改革迟缓。鉴于外部和内部因素难以短期调整改变，未来两年内拉美经济将继续处于低迷状态。拉美要想重新回归增长之路，可能会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和外部融资方面产生需求，这正是中国对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关键词：**经济形势 宏观政策 拉美 经贸合作

当前，拉美经济形势明显与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改革成效密切相关。对于外部环境而言，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增长与低迷、危机与波动”的总体特征中。即使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相距8年之久，但是世界经济仍然未摆脱这场危机的阴影，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内部结构改革而言，2003~2008年大宗商品超级繁荣周期延缓了拉美国家结构改革的步伐，对外脆弱性、结构异质性等痼疾再次压制了拉美地区增长的动力。

## 2015-2016年拉美宏观经济及政策特征

根据拉美经委会最新发布的《2016年度拉美经济调查》（2016年7月26日），2015年拉美地区经济萎缩0.5%，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衰退，

也延长了自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下滑趋势（表1）。2016年拉美经济预计将继续衰退0.8%，这也将创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地区经济连续两年衰退的记录。与此同时，2015年拉美地区通胀率高达16.5%，比2014年的9.4%高出7.1个百分点，创下自1996年（当年通胀率高达18%）以来的最高值，这主要受到委内瑞拉2015年高达180.9%的通胀率的严重影响。因此，滞涨是近两年拉美地区经济基本面的主要标签。

经验表明，地区整体水平往往掩盖了次地区和国别之间的差异。中美洲受益于能源价格走低、美国需求增大、侨汇不断流入，以及通胀率下降，2015年保持着4.7%的高增长。同样，墨西哥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2015年GDP增速达到2.5%（图1）。而与此相对，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外部总需求的下降，以及高通胀和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财政收入下降导致的需求刺激政策空间大幅下降，2015年南美

收稿日期：2016-8-11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拉美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的资助（批准号15ZDA067）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投资拉美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与对策研究”的资助（批准号13CGJ016）。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主要数据均来自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参见CEPAL, 2016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July 26, 2016.

即使将委内瑞拉排除在外，拉美地区通胀率也呈现走高趋势，从2014年的6.3%增至2015年的7.9%。

表 1 拉美地区主要经济指标 (2008~2015 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增速 (%)								
GDP	4.1	-1.7	6.2	4.5	2.8	2.9	0.9	-0.5
人均 GDP	2.7	-2.9	4.9	3.2	1.7	1.7	-0.2	-1.6
CPI	8.1	4.6	6.5	6.8	5.7	7.5	9.4	16.5
占比 (%)								
城市公开失业率	8.0	9.2	8.6	7.8	7.4	7.2	7.0	7.4
总外债 / GDP	28.4	29.5	28.3	27.0	28.7	30.4	32.2	34.6
总外债 / 商品和服务出口	73.9	101.3	97.1	88.8	96.3	101.1	113.4	134.4
总额 (十亿美元)								
经常账户余额	-40.2	-31.6	-96.1	-115.2	-139.5	-163.7	-188.0	-177.9
商品出口	905.6	703.7	891.9	1104.8	1121.1	1116.5	1082.9	922.6
商品进口	863.3	650.9	845.1	1039.2	1085.1	1115.0	1102.9	980.9
服务贸易余额	-31.1	-34.3	-49.7	-65.3	-71.5	-72.8	-73.4	-50.8
收入余额	-114.6	-104.6	-151.5	-175.5	-162.0	-150.6	-156.0	-132.1
净经常性转移	67.1	57.7	61.8	63.5	62.3	62.6	65.6	67.3
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	78.3	76.5	187.9	216.4	196.1	177.1	223.8	147.6
净 FDI	104.1	72.1	111.5	146.3	150.3	144.4	141.5	131.3
其他资本流动	-25.9	4.4	76.4	70.1	45.8	32.7	82.4	16.4
国际储备	512.7	567.4	655.4	773.6	835.7	830.0	857.4	811.8
占 GDP 比例 (%)								
财政总余额	-0.4	-2.8	-1.9	-1.6	-1.9	-2.3	-2.8	-3.0
财政初级余额	1.2	-1.0	-0.3	0.1	-0.2	-0.6	-1.0	-1.0
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比	28.8	30.6	29.2	29.1	30.5	32.1	33.4	35.9

资料来源：CEP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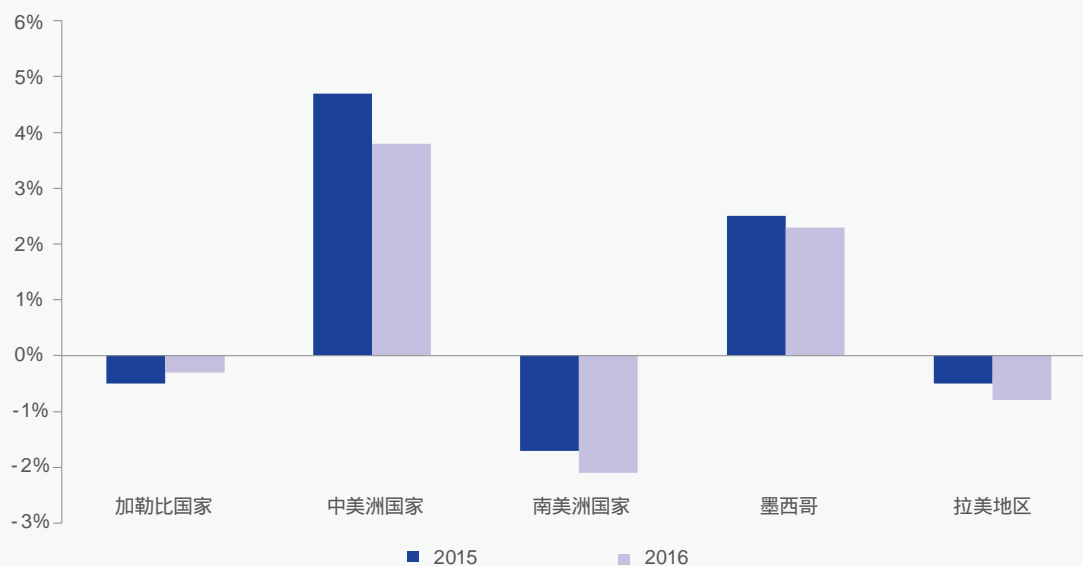


图 1 拉美地区及次区域经济增长率比较 (2015~2016 年)

资料来源：CEPAL，2016 年为预测值。

洲国家经济衰退 1.7%，低于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衰退 0.2% 的情况。加勒比地区经济 2015 年衰退 0.5%，一方面因为依赖服务业的国家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依赖初级产品生产的国家经济萎缩严重。

在经济陷入滞涨的总体环境下，拉美宏观经济和政策还具有如下特征：

### 驱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失去活力

从需求结构看，在“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和总资本形成分别下降 0.2% 和 6.5%，共同导致 2015 年国内需求萎缩 1.6%。与此相反，鉴于出口增长以及进口下降，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最终消费中，私人消费的贡献率自 2015 年第一季度转为负，已经无法支撑总需求。由于建筑行业 and 机器设备行业的全面萎缩，总固定资本形成自 2014 年第二季度开始负增长。至此，原来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失去动

力。从供给结构看，自 2014 年第二季度以来，只有服务业对拉美地区增长保持正贡献，而第一、二产业的贡献率接近于零或为负。特别是 2015 年第三季度以来，三次产业对地区增长的贡献率均为负。

### 初级产品价格下降，不同次区域的贸易条件分化

根据拉美经委会编制的出口初级产品价格指数，2015 年拉美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29%。其中，能源价格下降 42%，金属和矿产品价格下降 23%，农业产品价格下降 16%。价格下降对贸易条件的影 响是不平衡的，这取决于不同初级产品在每个国家进出口商品篮子中的权重。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是油气出口国，2015 年下降 30%。金属和矿产品出口国、农产品出口国次之，其贸易条件分别下降 5% 和 3%。墨西哥是能源产品（主要是原油）的净出口国，因此油价暴跌导致该国 2015 年贸易条件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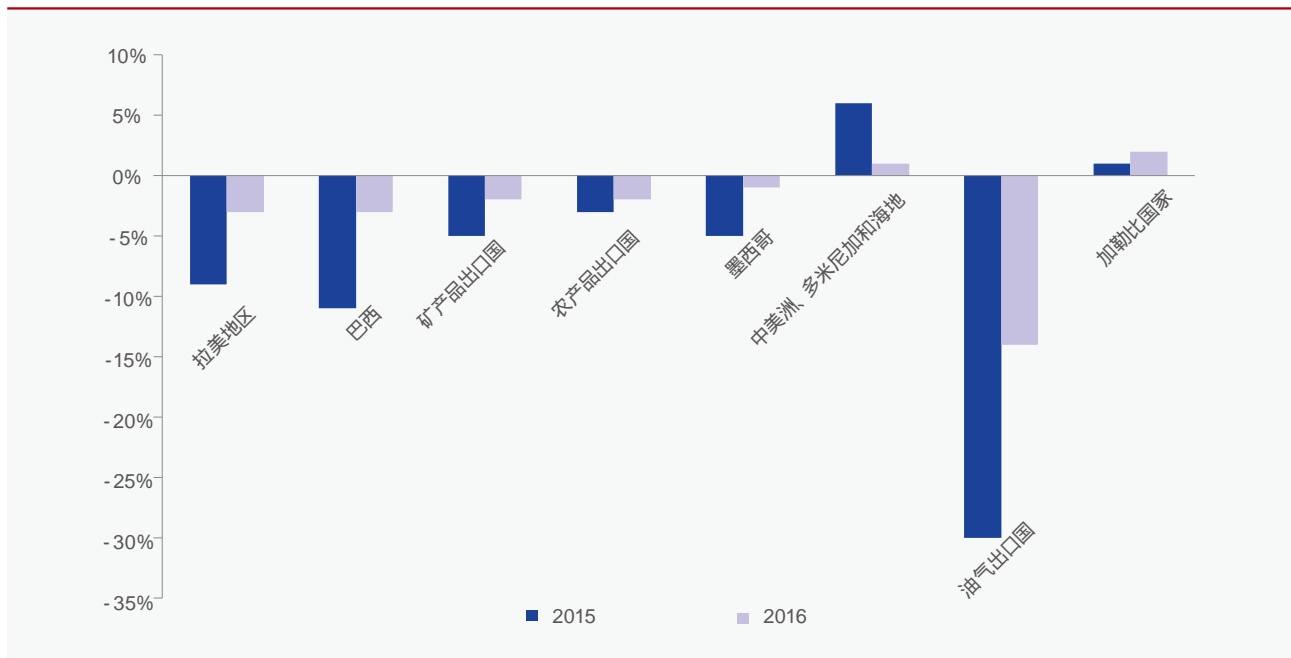


图 2 拉美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化（2015~2016 年）

资料来源：CEPAL，2016 年为预测值。

注：矿产品出口国包括智利和秘鲁；农产品出口国包括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油气出口国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里加勒比国家不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依赖初级产品生产的加勒比国家有圭亚那、苏里南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余加勒比国家均为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5%。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除外)是粮食和能源产品净进口国,两个次区域贸易条件分别获得6%和1%的改善(图2)。预计拉美地区2016年贸易条件变化依然延续2015年的趋势。

### 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双赤字”现象明显

一方面,自2008年以来,拉美地区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且赤字占GDP比例逐年增加,2015年该比例已经达到3.4%。预计2016年赤字程度受商品和服务账户赤字缩小而有所改善,从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缩小至2.5%。但这依然无法掩盖该地区对外部资本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可能发生收支危机的脆弱性。另一方面,2015年,拉美地区中央政府一级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1%,整体赤字(包含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占GDP的3%(表1),濒临国际通用的3%的安全警戒线。尽管2015年拉美整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5.9%,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加勒比地区、巴西和阿根廷较高的债务负担率分别高达71.6%、66.5%和53.3%。“双赤字”状况不仅给债务管理和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而且会动摇投资者对拉美地区经济前景的信心。

### 主权债务和货币波动“双风险”因素不容忽视

用新兴市场债券指数(EMBIG)衡量的主权风险显示,2015年拉美地区主权风险显著提高,一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二是因为某些国家的特定因素推动了地区指数上升。2016年1月,该指数升至677个基点,创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截至2016年6月末,该指数降至522个基点,但仍高于2014年末508个基点的水平。目前主权风险较高的国家分别为:委内瑞拉(2659个基点)、厄瓜多尔(913个基点)、阿根廷(495个基点)、多米尼加(428个基点)和巴西(366个基点)。2015年以来,拉美国家货币继续贬值,有16个国家货币兑美元名义汇率贬值,有9个国家货币贬值幅度超过10%,其中,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本币分别贬值52.8%、49%和33.6%,排在前三位。应该警惕的是,主权风险

和汇率波动将引发资本外逃,最终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 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直接影响社会改善程度

2011~2014年拉美经济逐年下滑的趋势没有导致城市公开失业率上升(表1),主要原因是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随着宏观经济持续恶化,2015年拉美地区公开失业率,从2014年的7%升至7.4%,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上升。特别是,一方面工薪型就业创造能力继续削弱,另一方面收入大幅下降迫使更多贫困人口涌入劳动力市场,最终导致非正规就业上升、就业质量恶化。鉴于拉美经济继续衰退,在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推高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预计2016年城市公开失业率达到8.1%或8.2%。这不仅将通过收入分配机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而且通过消费渠道进一步压制经济增长的动力。劳动力市场作为联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纽带,值得高度重视。

### 宏观经济政策经历“分化”和“两难”的考验

不同的通胀水平决定了拉美地区货币和汇率政策模式的不同,具体说来,高通胀压缩了“南方国家”实施宏观政策的空间,低通胀则赋予“北方国家”更大的宏观政策空间。南美洲国家央行将调整利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2015年,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将利率提高了250个、50个、125个和25个基点。这些国家也陷入高利率打击投资积极性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破坏价格稳定的“两难”境地。而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通胀较低,可以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贷款和总需求。墨西哥比较特殊,主要源于美国加息预期和消除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其央行分别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将利率提高25个和50个基点。此外,2015~2016年拉美地区继续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为减少汇率波动和加强国际储备,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实施货币互换,为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重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灵活信贷额度,以

及确保获得来自多边机构的资源，等等。阿根廷于2015年底取消了货币管制。委内瑞拉和巴哈马对外汇配置机制进行了监管变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海地和秘鲁展开对支付体系“去美元化”的努力。

## 拉美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分析

当前，拉美经济形势明显与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改革成效密切相关。

就外部环境而言，第一，欧美经济低迷，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抑制了全球需求。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比4月份预测值调低0.1个百分点，与2015年持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8%，比2015年低0.1个百分点，新兴和发展中亚洲经济体增长6.4%，比2015年低0.2个百分点。特别是，英国公投退欧令市场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冲击投资和消费者信心。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2015年6月和8月、2016年1月中国经历了三轮股市暴跌，不仅惊动了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引发世人对中国硬着陆的担忧。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危机四伏的环境下，2015年8月中旬欧美股市也遭遇大幅动荡。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英国还将经历一系列法律程序。金融地震余波犹存，短期内避险情绪仍维持高位。

第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削弱了拉美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相较于2015年，2016年预计原油价格下降21%，铜价下降13%，铁矿石价格下降23%。从中期看，国际需求疲软，供给短期内难以做出适应性调整，依然被视为金融资产用于投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处于底部盘整阶段。

第四，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和内部增长分化，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在全球范围取得一致。尽管

美国加息步伐因非农数据波动而放缓，但是加息预期，不仅将促使国际资本加剧回流美元资产，从而给拉美国家货币造成贬值压力，而且将导致国际融资成本上升。欧洲和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但能否抵消美元上涨和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紧缩效应难以判断，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多元化意味着市场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大，全球市场将步入震荡期。

就内部而言，拉美经济增长的动力取决于结构改革的成效。历史经验表明，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延续了60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模式的危机就开始显露，但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大萧条带来的致命性打击。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地区也延续了50年，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模式对拉美工业化的制约就已表现出来，但同样没有及时得到调整，最后酿成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当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即将耗尽时，往往会有结构性失衡的信号出现，这时应该“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不要等到危机集中爆发的时候再做出“痛苦”的衰退式调整，否则社会代价高昂。

2003~2008年期间，得益于初级产品超级上涨周期，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4.7%，失业率从10.7%降至7.3%，财政账户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连续多年出现盈余的优异业绩。然而，这种“资源红利”延缓了拉美各国结构改革的步伐和力度，四种结构性失衡至今没有得到实质解决：一是内需结构中重消费轻投资；二是外需中过度依赖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三是去工业化导致产业升级无序以及创造新增就业岗位能力下降；四是宏观政策中过度倚重财政政策，而税制不合理以及经常性支出偏高加重财政负担。当世界处于大宗商品价格飙涨期时，周期性因素掩盖了结构性失衡，但是，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这四种结构性失衡将放大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ly 19, 2016.

继日本成为英国“脱欧”后第一个加码量宽的经济体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央行分别于2016年8月2日和8月4日调低利率，打开下半年的降息通道。  
CEPAL,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s an Inclusive Value Chain Strategy, May 2014.

经济恶化的程度。

由于内外部因素短期内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善，拉美经济在未来 1~2 年内仍将处于低增长阶段。但是，从长期来看，拉美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扩大、区域一体化水平提升等诸多利好因素的支持下，必将为世界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

### 中拉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中拉经贸合作的基础是互利共赢。因此，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时要充分发掘进入拉美的“抓手”。拉美地区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可能需要做出如下战略调整，而对于中国而言，拉美之需便是中国的合作机遇。

第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之需。我国和拉美经济增长方式互为镜像，都存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方面。我国开始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释放有效需求，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拉美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我国增加消费和促进海外投资，将有利于拉美国家出口结构多元化及提高投资水平。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之需。近两年，拉美第一、二产业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明显不足，这与债务危机之后整个地区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密切相关。我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恰好为拉美优化产业结构提

供了契机。我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而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拉美的再工业化战略有利于产业对接，进而利于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

第三，区域一体化之需。拉美经委会一直提倡加快区域一体化，以实现“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变革战略”。具体而言，通过贸易一体化加强总需求，以弥补发达国家留下的需求缺口；通过生产一体化（重组价值链以及共享基础设施）增强生产率和竞争力；通过金融一体化，增强区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我国在巩固原有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优势基础上，应加大对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力度。

第四，外部融资之需。由于大部分拉美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它们较难获得优惠性的外部融资。为了获得反周期财政融资，这些国家需要积极调动国内外资源用于投资。然而，依赖私人资本流入的模式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包含 FDI 在内的私人部门资本流动呈现顺周期性且具有高度波动性，进一步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具有利润驱动特征，意味着投资在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如减少贫困、改善基础设施方面是不足的。然而，通过货币互换、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及中拉合作基金等方式，我国已经在对拉金融合作领域做出了实际努力，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责任编辑：王芬）